

白濱的燈塔

(一)

「……：T本年暑假往北海道農場實習去了，他大約八月底才能回東京。我還是循舊例來房州度此炎夏，我租定了一間六鋪土席寬的房子在這裏，S一二日內就會到來。可惜的是你不在這裏！

「C兄，你看那張明信片上的風景多美麗！那是白濱的海景！那是燈塔——曾經我們參觀過的燈塔！C兄！你看了這張明信片，也想快跑到房州來麼？房州是我們學生的理想的避暑地——可以洒水，可以登山，可以讀書，又可以划艇，不要很多使費！邀同三兩個好友來遊此地，再快樂的事沒有的了。

「民國九年八月我們不是同遊過白濱麼？追憶起來，我今又想

到白濱去了。：：：：：」

這是他回國後滿過了一年，在日本海岸避暑的友人寄給他的信。

他回國後一年餘間的生活實在變化得離奇——他祇略一回顧，就儘足以使他自已驚異而痛哭的那麼離奇！

他這一年餘好像坐在一艘破爛的帆船裏面，順流而下，夢夢的不知自己到底想到那一處地方去。在他的周圍睡着許多醉沉沉的酒客，還有幾個醒着的就半坐半倒的在艙面的一隅抽鴉片和賭錢。他在這帆船中也一天醉似一天。起初進來的時候還覺着頭腦不清爽，精神上總有些痛苦。到了後來漸漸的沉醉了下去，差不多和船中的醉人們一樣了！他也有時候驚醒過來，忙問舟子這帆船進行了多少路程。舟子告訴他，他離開他所眷愛的村鄉有幾千里幾百里了；他

又不禁隨着鎗板痛哭！同船的醉人們都討厭他的哀聲，說他是瘋子。船中只有一個舟子——很年輕的而且有一副很憂鬱的臉孔的舟子像很可憐他，時常來安慰他。

鴉片的毒烟和酒精的毒氣攻圍着他一天一天的利害，他到後來昏沉的時候多，清醒的時候少了。

(二)

在這一年餘間他看見的怪事不少！他的故鄉簡直是一個修羅場 (Shambles)——

他看見兩個穿黃衣的壯漢拖着一個賣茶的老人說：

『你想做縣長麼？你想做就快拿出五百塊銀子來！』

『不要笑話了，求你兩位先生放了我一條老命罷！』賣茶的老人給這兩位中國特產的壯士拖得怕了。

『你這鄉把老真是眼小不見天。你當是縣長很不容易做麼？把眼鏡架上，長衫穿上就行了，只要你拿得出銀子來！你跟我去看我趕掉那個狗縣長。』兩個黃衣壯士還在哈哈大笑的扭着賣茶老人的襟口不放。

『先生們！我跪求你們放了我罷！我一天不做生意，一天沒有飯吃。』賣茶老人說得傷心了，滴了兩行清淚。

『不懂事的蠢奴！放他去罷！我看他沒有一點氣力，怕担不起我們的寶貨。』甲黃衣壯漢對乙黃衣壯漢說。

咕咚的一聲，那賣茶老人翻倒在茶亭門首的糞缸裏去了。

兩位壯士去後，賣茶老人回到茶亭裏面望着盛糖食糕餅的空盤空盒垂淚。

『恨只恨我們的故鄉風水太好了，生出的偉人太多了！產出的

理想者太多了！受害的就是我們一班庸人！」

(三)

新理財科長快要上任了。一間五層樓建築的西洋式旅館前擠擁着無數的摩托車。四樓的一室坐滿了一班人，個個的視線都集備新科長的臉上。他們正在準備上台。

『G君，昨天晚上託你擬的新聞擬好了麼？』

『今早就擬好了。你看可以登麼？我把稿子帶來了。』G是個外國畢業回來的經濟學士。他在衣袋裏摸了一刻，取出一張原稿子，恭恭敬敬的呈給新科長。

新科長忙把原稿子打開，黑唇微動的讀，不一刻工夫就讀完了，滿面笑容的交回給G學士：

『你今晚就送到×社去，明天就可以登載出來。』

G 學士唯唯聽命，心裏暗喜。他知道新科長的笑容就是等於委他做某地銀行支店長的委任狀。

到了第二天早上，各新聞的第三頁「本市新聞」欄內有大大的十二個字「新理財科長之整理財政意見」，有下一段小字：

「新理財科長×氏曾在×國××大學畢業，學識宏富：：：此次經當道再三懇求，始允出山：：：聞將於×日就職視事。現寓某某街某某旅店。日昨有政界某要人特趨訪新科長詢以整理財政之意見。新科長之意謂現在本市財政達於極紊亂之狀態，欲整理財政非先從××方面着手不可，而從××方面着手，其手續又不能不為次之四項即（一）……（二）……（三）……（四）……云云。」

米

米

米

米

秦長元是個虛榮心極重的富商，他在K市經商二十餘年，他的

家財足足有百多萬了。有一天有兩個兵士到他店裏來，說總司令要他到司令部裏去說話。長元知道索餉的公文又到了！少不得戰戰兢兢跟了兩個兵士到司令部去見總司令。

秦長元在司令部的客廳裏坐了半個多時辰，才見一個穿軍服的人搖搖擺擺走進來。長元當他就是總司令，忙雙膝跪下去，紫脣戰戰兢兢的叫了一句『總司令大人！』

『起來，起來，我不是總司令，我是總司令的副官。』穿軍服的人拉起了長元，就在主人席的椅上坐着。長元坐在穿軍服的人的右肘邊，面無人色的一句話都說不出來，聽得見的就是胸內部的心臟突突的作响。

像閻羅王一樣的操有生殺大權的總司令的威名，早把長元嚇壞了。

「你還可以報效十萬軍餉麼？這是總司令叫我問你的！」

「是的……不……不……不……小民實在無力量了……」長

元幾幾乎要掉下淚來。

「我看你還是答應了的好！總司令不是空顧你的人情的，他一定有好處給你，他說本市的公安局長兼第一區警長可以給你做個交換條件。」

中國共和時代的軍人的命令——不管好壞——就是法律，絕對不能違反的。

「還有一件事情要你去辦的。」穿軍服的副官從衣袋中取出一張電報交給長元讀。

「第×師長××英名久著，爲商民等所素仰……自××以來，轉戰千里，勞苦功高……且軍紀嚴明，所至之地秋毫無犯……」

：××鎮守使一職至爲重要，非有第×師長之聲威，不足以資鎮治；：：：望我總司令俯順輿情，速委第×師長爲××鎮守使，則商民等曷勝感戴，K市商民△△△△△△△△△△△△△△全叩。」

——第×師長不是總司令的胞弟麼？要做鎮守使儘管做，要這蛇尾的電文做什麼呢？近代做官的人所做的事，總是莫明其妙——長元讀了電報，私對自己說。

「你把這張電文回去，多邀集幾個商人送到電報局去打，並抄一張送到報館登出！」副官對長元再三的叮囑。

※ ※ ※

Y旅長是督軍的舅子！他從前是有名的『三多司令』。什麼叫做『三多司令』呢？

他初出來招兵的時候，設了一個機關叫做司令部，司令部裏面

將官多於散卒一多也。散卒多於槍枝二多也。槍枝多於子彈三多也。這就叫做三多司令！真是理想的司令！

因為他是督軍的舅子，所以一班軍當門都叫他做理想的旅長，何以叫做理想的旅長呢？

第一他的兵士足足有三百多人，差不多就夠一營了。這是他在兵數上的理想。

第二他每到一縣就要該縣的商民籌足一旅人的薪水和軍餉給他。住十天也作月計，住一星期也作月計，住兩天也作月計。這是他在籌餉上的理想。

第三他這足有三百多人的混成旅要開差的時候，就要求商人要替他僱足一千名挑夫，否則按店拉人。各商店真的出錢僱了人來，他又說不要這些衰弱的挑夫，要各商店把僱挑夫的錢給他，由他旅

部自僱。商人個個都會意了，笑，「原來如此！」這也是他在籌劃上的一種理想！

第四還有一個最理想的事情就是他是督軍的舅子，有一種特權。進軍的時候他做殿軍，敗北的時候他做先鋒！進軍的時候他說「非敢後也，馬不進也。」敗北的時候他就「身先士卒，甘爲前驅。」這真是理想的辦法！他真是個理想者！

(四)

他從小就聽見有一件故事。

有一個愛賣乖的學生對甲友就說乙友的壞話，對乙友又說甲友的壞話。後來給雙方知道了，都罵他是蝙蝠。

然而蝙蝠却自在那邊高高矜語：

「蝙蝠是個理想者，你們不知道麼？解狐舉仇，石錯大義滅親

就是理想者的好榜樣，你們庸人那裏懂得我的理想！你們庸人一看見和現實的事理相衝突的或不符合的就不以為然，你們真庸到極點了。你們不能領略我的高深理想不要緊，但也該聽聽多少友人在叫我理想者呢！」

自己宣傳『多少友人叫我理想者』的蝙蝠和自擬廣告的新理財科長真是大理想家，總司令自擬的電文，也是同樣的很『理想的』廣告！

新理財科長是一個理想者！旅長是一個理想者！總司令也是理想者！督軍是理想者，省長也是理想者，大學教授是理想者，博士也是理想者，中國今日有這樣的進步，因為有許多理想者！中國式的理想者真是非我們庸人所能了解的。

他回國後所聽見，所看見的都是這一類的事情。他是個庸夫俗子。在中國的理想者社會中實在容他不下。

他的一個朋友說得不錯，『你的頹敗的屋椽，你的凋零的店鋪，大約就是你的真誠的結果，社會對你的報酬！』（見中華新報附刊創造日內之『還鄉後記』第三節）他回國後絕不能發展，日處於煩愁抑鬱的區域中，大概就是太庸俗了的結果。他實在不會鑽營！實在不會八面拉攏！實在不會交結名人以自豪！

有許多友人勸他說『某軍需長不是你的舊同學麼？怎樣不去拜訪他！』『某團長不是你的至友麼？怎樣不去求他覓一個優缺？』他若聽他的友人們的忠告，即使不能得什麼優缺，但也儘可以向人說『某軍需長，某團長有一天和我談過話來』以自豪。但他到底沒有這種思想，他實在不願意無聊的出鋒頭！

有一天地的日本同學U君寄了一本論文給他。他很羨慕U君還有良師來做他的指導，有良書來做他的參考，有設備完全的實驗室來做他的研究機關繼續着研究學問。他却僻處深山中，三者中求一而不有得！他捧着封皮題有

“With compliments of the author to Mr. C.”幾個字的U君的論文呆了半天。最後想到他十年的研究不是快要忘記了麼，禁不住放聲痛哭！

U君是他的同期生，U君研究的問題他在大學時也略微研究過，所以U君的論文中有幾處特別標出是引用他的研究的結果。每一追尋他不能繼續研究學問的原因，更使他痛恨故國的社會！

米 米 米 米

夏天的房州的鏡浦灣，灣內的沖島和鷹島，八幡宮前的松林，

最後還有白濱的燈塔。這些都是房州海岸附近的名景——一見之後就令人不能忘情名的景！

他正在破爛的帆船裏昏沉着，苦悶着；幸得在日本海岸的友人寫了一封信來，把他驚醒了。白濱的燈塔像在向 he 招手，也在教訓他：

『你當忍耐着守你的庸凡——不，你應當自居於庸凡！最高尚的眞，善，美就是最庸凡的，眞理也是最庸凡的！近代的不庸凡的理想者無非欲以假混眞，以眞作假！我們是不能見容於近世的理想者社會中的！你當像我一樣的庸凡，也當像我一樣的孤標！萬千不要學那能適合於規矩方圓的理想者！』

由白濱的燈塔發射出來的光明終把他引到庸凡之邦去了。

一九二三，八，三。